

台灣俠壇笑星李涼大師珍品

李涼諧趣武俠系列

神偷綠小千



續集

下

「台灣」李涼

延邊人民出版社



东53A-5

44563

ST-X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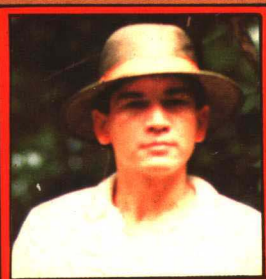
12

神偷绿小千

续集

下

李凉谐趣系列⑪ / 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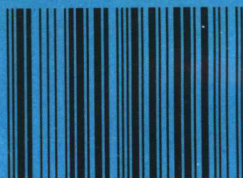
李凉 本名詹大光。由台湾电影界编导而改写武侠，以处女作《奇神杨小邪》轰动台湾。其文笔清新、诙谐，妙趣横生，一反血腥江湖古板老套，独开谐谑武侠一派。又因本人风流倜傥，相貌酷似刘德华，被青年目为偶像，其作品销量竟凌驾古龙等名家之上。

李凉

谐趣精品

- 惊神关小刀
- 江湖风神帮
- 矛盾天师
- 酒狂任小赌
- 江湖急救站
- 天才混混
- 天下第一当
- 妙贼丁小勾
- 暗器高手
- 狂侠南宫鹰
- 神偷绿小千
- 天才小痴
- 淘气世家
- 江湖一担皮
- 新蜀山剑侠传

ISBN 7-80599-590-7



9 787805 995908 >

定价(正续全五册):38.50

启 事

本社以重金洽购李凉武侠著作版权 30 部,已在上级主管部门登记注册,同时获得著作权、署名权等相关授权,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视为侵权:

- 一、公然出版李凉著作;
- 二、盗印我社正在出版的李凉著作;
- 三、出版黑书;
- 四、剽窃、肢节(剥皮)李凉的著作;
- 五、假冒署名,侵犯署名权。

为维护《李凉诸趣系列》正常出版发行及我社其他武侠小说权益,我社已聘请公安、法律(律师)等专家及盗版举报人(各大城市)成立版权保护小组。凡有以上侵权行为之一者我社必提出诉讼,严惩不贷。如有读者发现上述情况亦欢迎举报,均有奖励,如能在印刷制作中举报则有大奖。(举报电话:0433——2523274 赵东寅)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一九九六年三月

第十章 多情邪功

小千则懒坐于地：“老头别找了，要是找得了开关，武帝早就溜了，何必在这等上十几年？休息一下吧！天机生不是说好随后赶来吗？等他们开门便是。”

剑痴叹道：“未能携带宝剑，否则将能凿穿石壁。”

“既然没带就看开点儿，光想也不是办法，咱们能体会武帝被困的情境也是不错。”

说着他还当真坐在地面凹处，平平稳稳，倒也舒服。

剑痴没办法，也坐了下来，方闭上双目，武帝笑容浮现，亲切爽朗，正举着酒杯向他敬酒，一饮而尽，然后掷杯畅笑。他俩正把臂言欢。

谁知马上睁开眼睛，武帝笑影已逝，满脸恍惚，不禁无尽哀戚，暗叹不已。

小千由于坐出了心得，想着前些时的日子，武帝那招喝酒方法，兴趣就来，突然已喝声舞动双手，往石壁粘去，喝道：“吸，酒来——”

这声叫得剑痴茫然不解：“你在吸什么？”

“喝酒啊！”

“喝酒？”

剑痴诧然道：“这样就能喝到酒？”

“对呀！”

剑痴想笑：“才关不到几分钟，你就发神经啦？”

小千瞪眼道：“你不会懂，以前武帝就会如此喝过酒。”

剑痴道：“那是武帝的大挪月神吸力神功才有办法，你别做梦了。”

“吸力神功？”

小千这才想起来这怪老人为何知道自己武功是被动过手脚，原来他就是武帝，当然知道毛病出在哪里了。

还纠正过自己弄反的倒转阴阳劫，再指点自己正确的运气方法，难怪照他方法一运气就百脉顺畅，功力大有进步。

想着自己瞎打误撞，学假的月神吸力神功，不但没走火入魔而有真的神功，无意中中学会了这天下人人都梦寐以求的武功，实是欣喜欲狂。

他有点儿语无伦次地骂道：“死老头，明明在教我武功，却不吭一声，害我出丑！”

想着自己为了倒转阴阳劫这事和怪老头大吵一架，拂袖而去，他就感到糗得很。

明明是武帝的功夫，却充内行地跟他争？

这不是跟和尚争着——理光头是不对的一样吗？

虽感出了糗，却也带着点得意，毕竟自己当时争的可真凶，这并非武帝所能办得到的。

他傻憨笑着，突然已瞪向剑痴：“谁说我吸不着酒？武帝早就把功夫传给我了。”

剑痴愣道：“你学过真正的吸力神功？”

“废话，不然武帝的功夫如何发扬光大？”

剑痴忽有了个念头：“如果你真的学了，合你我二人之力，说不定可以震碎石壁呢！”

小千狐疑道：“能吗？武帝如此神通广大都不成了。”

剑痴道：“此石壁厚有两尺，照理说来，武帝在正常状况下，多击几掌，该可震碎，而他却在此困了十几年，说不定他又被其他链条给锁着，才会被困得无法脱身。”

小千道：“可是他慢慢打十几年，总能打碎石壁吧？挖也要把挖穿。”

剑痴道：“你说的也有道理，照此看来，也许是另外有枷锁使他无法挣脱，而石壁反而成了他对外的保护层，所以他才不想震碎石壁。”

小千频频点头：“这想法就合理多了。”当下已直身，揉拳擦掌道：“咱们就来试试。”

他们两人已合力运起功力，但觉双目暴射青光，同在喝声中出手，四掌全震向石壁。

轰地巨响，石壁抖动，顶端屑石纷纷落下，并未被震碎，反弹劲流，扫得两人昏昏沉沉的耳鸣不已。

小千直醒着头，自嘲一笑：“我的妈呀，掌力这么厉害？还可以洗脑啊？”

剑痴道：“你运功封住耳脉，就不会那么严重了。”

小千急道：“怎么封？”

“你没练过？”

“现在才开始。”剑痴轻轻一笑：“那你得学上三天才有效，要封耳脉，还得顾及耳膜，非一学就见效，你只好忍着点了。”

小千无奈道：“只有塞布团了。”说着已撕下一小片衣角，塞往耳沿。

小貂儿也吱吱叫着，要塞布团。小千瘪笑道：“你的老鼠耳怎么塞？”

貂儿仍吵着要。

小千无奈，只好再撕下衣角，谑笑道：“干脆我把你耳朵捆起来好了！”

说着已把貂儿从耳颈包起来，像粽子，连眼睛都看不见了。

包妥后，小貂儿已躲向墙角，头肿得如拳头大，似乎还蛮重，走起路来晃个不停。

小千呵呵笑道：“如果不满意，再来个全包的，像浑球一样。”

小貂儿吱吱叫，表示够了，转向剑痴：“咱们再来吧！”

两人又合力运功，提到十成，猛又往石壁上劈。

轰隆数响，气流回荡。震声仍颤，不过有了布团，也就减弱不少威力，耳根也轻松多了，不再那么震疼。

劈过数掌，石壁虽已松动而现裂痕，但要震碎它，恐怕十分不易。

小千却又有了主意，贼样幸笑：“就这么打，打得山摇地动，就可以把关西晴兄妹引来！”

他想上次练个霹雳雷霆，以一人之力就引来关西晴兄妹，现在合两人之力，自是威力更大了，引人来此，将更有可能。

他又施展霹雳雷霆配合着剑痴，猛往石壁劈击。

轰隆之声暴如天雷，整座山峰早已地动山摇，像似火山暴发，群兽惊吼，飞禽天穹乱窜。

十里开外皆能听及雷轰声，不知者还以为是妖怪出土了呢？

果然这雷声也把人给引来。

不过来者竟会是小千儿的死对头，柳再银。

当他投靠母亲多情夫人时，小千却几个巴掌把他爹柳银刀给打死了。

这笔帐，他可记得清清楚楚，在母亲调教下，又学了不少武功，伤势也渐渐复原，报仇的烈火更炽。

他心想着关西晴和小千甚有交情，必定会来找他，到时自己就可报仇。

所以近半个月来，无时无刻皆潜在此附近，或是放耳目，或者是亲自守候，心想着至不济，不能逮到小千，也该和关西晴一决雌雄，以报华山论剑之怨气，总不会因此两头都落空。

近几天：关西晴突然回来，他就知道事情有了变化，遂更殷勤探视。

当然夜间如此劳累的工作，他可不想干，改派人手，一大早在洛阳城听及此山震声连天，心知有状况，马上就赶了过来。

他尚不敢确定困在石洞的就是小千，已飘身下崖，落入洞口。

洞中轰隆急响令耳根生疼，四处石壁不断滚落细石粉尘，最里边那块更抖得厉害。他瞧一眼就知有人被囚于此。

不想让自己洁净白衫弄脏，在洞外他已叫道：“里边是谁？”

小千、剑痴乍闻有人前来，立时停手，欣喜不已。

可惜小千并不知来的是要命的死对头，仍笑的得意：“我就知道此计大有功效！”已吊高嗓子：“喂，老兄，快把石壁打开，我闷得很！”

柳再银猝闻声音，已惊诧道：“你是绿小千？”

小千叫道：“不是我是谁？妈的，这鬼机关把我整惨了。”

柳再银突然哈哈大笑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这大仇家竟然会困在此？简直太出乎他意料之外。

小千听不惯他的笑声，斥道：“有什么好笑，石洞本来就是用来关人的，不相信你也进来看看。”

柳再银冷笑不已：“我是笑你不但要被关死，还要被火烧死，哼哼，一次烧不死你，这次你可逃不了了。”

小千惊诧道：“你不是关西晴？”

柳再银狂笑道：“我是你祖宗，准备送你上西天的人！”

小千仔细听他声音，已有所发觉，惊诧不已：“你是柳淫徒？”

“哈哈……这可是冤家路窄，今天就再叫你尝尝烈火焚身的滋味！”

狂笑声中，柳再银已掠向山崖顶，命令两名手下去收拾柴火，准备烧人。

小千整个脸已拉下来，苦笑不已：“怎么会是这天杀的？”

剑痴急惊道：“你不是说你能引人来救我们？”

小千瘪苦干笑：“凡事都有意外嘛！”拎起心神：“别光说风凉话，那家伙放火可是上了瘾的，咱们快把石壁震开，否则就惨了！”

当下两人又提功力，猛震石壁，此次已拚了老命，震得更猛烈。

柳再银也不慢，只半刻钟，就已弄了一大堆柴火。

和小千上次烧怪老人一样，堆在洞口，点燃柴火就烧。

一时浓烟四起，火苗滔烈，全往里连窜。

柳再银哈哈狂笑，几近疯狂谑吼着：“绿小千，大火烧起来啦，我看你这次如何消受？”

说完又哈哈大笑，已躲向洞口处凸岩块的外角，以免被火舌倒卷而受伤。

火起风生，呼冽冽全往洞中灌去。

内洞里虽有石壁阻挡于前，但此洞设计机关时，即留有通风这缝隙，否则困于此之人，必将无空气而死亡。

此时这些缝隙已涌入火热浓烟，呛得小千、剑痴干咳不已。

连小貂儿都感到不妙，可惜它眼睛被蒙，反应有点迟钝，也因帮不上忙，只好蹲在角落，吱吱直叫，希望小千赶快突围。

小千、剑痴哪还敢怠慢，双掌猛落不停，但震声中仍不见效果，急得两人恨不得多生十只手，一掌把整座山给震垮。

柳再银见火势已猛烈罩满洞口，那股报复得逞的心态，使他整个人已陷入疯狂大笑之中。

火势越大，小千愈急了：“柳淫徒你这天杀的——还不快放我出去——”

柳再银更是得意，笑得脸飞目跳。

额头红通通，不知是火热烧烤，还是因为激动而血液回速循环，已轻轻浮现出上次被小千所划刀疤三个淡红牛眼大字迹。

“绿小千你就死的心甘情愿些，这笔帐来生再算吧！”

愈笑愈烈，不过他仍担心小千那身古怪能耐，已掏出平常用来对付貌美女子的迷药，一大瓶的全丢向火堆，心想先迷倒他，以后什么事都没有了。

小千劈得全身是汗，但觉得石壁已被烧得发烫，从灰白色

变成褐棕，还冒着热气，触手生疼。

两人为了保命，可顾不得石壁发热，掌劲仍劈。

猝然间，小貂儿急叫，已闻出味道有异。

小千听它叫声：“不好，有迷药。”

话未说完，他和剑痴已感到昏昏沉沉。

小千更焦急：“拚啦……”

啊的大叫，毕生精力就此发展至最高峰，只见他双掌揪按紧紧，猛力运功，猝然间已泛出淡淡橙黄薄光，这正是大挪月神吸力神功的最高层境界。

小千在情急中也将神功逼到如此高峰，或许该归功于他体内早就蕴藏的一股劲流吧？

剑痴也不敢怠慢，双掌猛逼，集数十年之功力于一刹那，配合小千已双双劈向石壁。

轰然巨响，石壁也因已被烈火烤而变得脆裂，再加上两人功力于生命一搏之际，已发挥到极致，在触力之下，整块石壁已碎裂，宛若江河决堤，倒喷洞外。

连带两人掌风，那可谓暴风雪雨尽扫而至，和着石块，将一场大火柴火全堆喷了出来。

柳再银大骇不已，眼见火堆喷涌而至，吓得面无血色，纵身就掠往崖顶，就在掠高之际，火苗卷脚而过，掠烧了他下坠袍角，急得他揪手往下拍，方保住衣裤免于火焚。

小千和剑痴虽劈裂石壁，也劈散了一堆烧火，但浓烟仍继续不断，烟中迷药仍在，两人突围后又吸进不少，摇摇欲坠，还好洞里被烧烤，热得他两将心神暂且凝聚，然而却不能久留。凭吸一口真气，两人勉强掠向崖顶，也因迷药吸入过量，真气一散，已栽倒在地面。

柳再银本是惊惶骇怒万分，以为又被小千逃过一劫，情急之下，本已转身逃窜，突又见小千冲上崖面已倒地不起，大呼好险，自己及时下的迷药已奏了效。

登时又掠了回来，拉起小千，冷笑不已：“没烧死更好，我待把你抓到爹坟前活祭！”

看来小千在劫难逃，去了一难，又来一难。

最该让他憋心的是该把小貂儿耳目给包成肉粽，使得它本可保护小千与柳再银周旋，现在却晃着大脑袋，好不容易窜出火热的洞穴，也只能一步步爬着山崖，分出一只手猛扯头巾，哪能再赶来救人？

柳再银挟着小千欲掠去，又见剑痴，心想带起不便，不如就地解决，举掌就想劈向天灵盖。

眼看他性命将垂危，忽听远处声音传来：“就在那边！”

柳再银惊诧抬头瞧往山径，天机生和大板牙已慌张赶了过来。

情急之下，心想有了小千也就不枉此行，只好放弃剑痴，冷笑：“算你命大！”

不敢多加停留，已纵身掠向山林，其另两名手下也追随而去。

前后脚之差，天机生和大板牙已赶到此地，见剑痴倒地不起，两人大骇，急步向前。

“满天先生你怎么了？”

天机生欺身剑痴，已唤着他。

大板牙则担心小千儿，但搜了几眼，并未找到人，不禁急着想问个清楚，也转向剑痴，急问道：“他伤的重不重？”

天机生诊察过后，方自轻松心情，嘘气一笑：“还好他只中

了迷药，不碍事。”

当下已掏出药丸，催他服下，以便解醒。

大板牙也较为心宽，剑痴中了迷药，那小千自也如此，暂时该无性命危险。

宽心之下，他再次向四处搜去，人没打着，却发现小貂儿裹着大布团晃呀晃地爬上崖顶，他惊喜瘪笑着：“小貂儿你会如此？”

想及这一定是小千杰作，也笑的更黠，走过去抱起貂儿，一卷卷替它解了布条。

小貂儿重见天日，人模人样的嘘口气，伸手揉着眼睛，以缓和被勒紧的不适，嘴巴却吱吱叫着，表示小千惹的祸。

大板牙可听不懂它在说什么。轻笑道：“粽子吃饱了，该告诉我，小千儿丢到哪儿去了。”貂儿并不知道小千已被逮走，闻言之下已往四处瞧去，未见人影，也急得尖叫，蹦跳不已。

大板牙失望道：“你也搞不懂？”

小貂儿急叫，表示他一定被人带走了。

大板牙从它动作中猜到少许，但却无法得知是何人所挟，地急得手足无措。

还好此时剑痴已醒了过来，一脸惊慌和大难不死的样子，心神未定地瞧着两人。

“你们赶到了……”

天机生问道：“到底发生何事？又是天崩地裂，又是火花连天？”

剑痴凜凜心神，神智较清醒，苦笑不已，随后把如何误中机关之后，又遭柳再银放火，以及突围中又中迷药之事说一遍。

他并未说出放火者是谁，因为小千怒骂时，说的是柳淫徒三字，他知道这是绰号，并不知道指的就是柳再银，所以也不便指出。

大板牙当然不会放过，马上追问：“那人是谁？胆敢放火？”

剑痴摇头道：“不清楚，只知道他有个柳淫徒名字。”

“柳淫徒？”

大板牙感到诧异，他并不清楚小千给柳再银起了这么一个绰号，因为他在刺杀彩虹轩楼竹时，就被乌锐给带走，并不知情柳再银火烧山洞，并图强奸秋芙，后来又被小千给毁去柳家庄之事。

天机生也搞不清，小千乱取外号，任人有天知之能，也无暇面面俱到。

剑痴道：“那人似乎和他有不解之仇，出手十分狠毒。”天机生若有所思：“会不会是柳堤银刀，他也姓柳。”

大板牙恍然道：“一定错不了，在华山论剑时，小千儿砸了它，他就因此怀恨在心，而且这小子眼睛一副色迷迷，包准是个淫徒。”

天机生道：“可是柳堤银刀已毁，柳银刀似乎也死在月神教主的手上，要找他似不容易。”

自从被教主要挟之后，他行动处处受制，想和以往尽知天下事相比，自是差了一大截，若非那重要及惊动武林之事，他也无暇去查了，是以并未知晓柳再银已投靠多情夫人。

不过他能推算个大概：“柳银刀和多情夫人曾经是夫妻，才生下柳再银，虽然后来两人分离了，但在走投无路之下，柳再银很可能回到他娘身边。”

大板牙惊诧万分：“多情夫人竟然是柳再银的母亲？”已讪

笑起来：“难怪两人都那么色！”

想及小千若再落入多情夫人手中，可能当上午夜牛郎，他就觉得想笑，不过再想及柳再银的手段，笑意也为之僵了。

他急道：“准没错，咱们赶快去救人。”

剑痴有所担忧：“可是武帝之事……”

大板牙急道：“武帝是人质，暂时死不掉，但是柳再银这家伙可残得很，你们不去，我去！”

说着就想掠身离去。

天机生急忙叫住他：“等等，你的病可还没好。”

大板牙霎时止步，要是自己中途发了病，那岂不更惨了，心情更是焦急万分。

天机生道：“我们一同去就是。”转向剑痴：“大板牙说的没错，武帝此时沦为人质，较无生命危险，咱们先赶去救小千为重要。”

剑痴也无可奈何，遂点头：“好吧，毕竟小千儿也是为了武帝才被捉。”

大板牙欣喜不已：“那我们快走！”

突遭变故，使他心神不宁，情绪十分不稳，说完话，他已一马当先往南方掠去。

天机生和剑痴随即追上。

小貂儿似也闻出柳再银味道，不停吱吱叫着，坐蹲大板牙肩头，伸手指指点点，以指示路线。

大板牙因而追得更急。

天机生担心他旧病复发，急道：“大板牙不必操之过急，放松心情……”

谁知话未说完，大板牙呛了一口气，身躯为之抽动，整个